

沈振麟《耄耋同春》之《耄冊》中貓與花種搭配意涵

國立中央大學藝術學研究所 葉庭嘉

前言

「貓」音近「耄」，「蝶」字近「耋」，合稱「耄耋」，耄耋之年泛指七十歲以上，因此圖像中有貓與蝶的組合常具有祝人長壽吉祥的意思。收藏在台北故宮的沈振麟（活躍於 19 世紀）《耄耋同春》圖冊取此意，上冊《耄冊》【圖 1-1~1-12】於黑地上繪各式貓種搭配時節花卉，下冊《耋冊》同為黑地，繪各類蝴蝶與花果類組合。

與貓最常見的搭配花卉為牡丹，牡丹為花中之王，本身即象徵著富貴，舊時宮中嘗好養貓，貓與牡丹的組合有如日中天、富貴吉祥之意。而與牡丹搭配的貓種也多為名品，例如台北故宮所藏的《富貴花狸圖》，為牡丹花叢下的一貓，其貓毛黑腹白，被稱為「烏雲覆雪」：「烏雲覆雪必身背黑而肚腿蹄爪皆白者。」¹ 又說：「貓之毛色以純黃為上，……，駁色以烏雲覆雪為上，玳瑁斑次之，……」，² 因此貓圖中的貓種與花卉多數非隨意選之，而具有特別的意涵。根據《宣和畫譜》記載，與貓搭配的花種甚繁，包含：有牡丹、秋葵、雞冠、芍藥、桃花、石竹花、芙蓉、茴香、月季、草花、萱草、榴花等，植物方面則有竹（竹石）、藥苗、菟菜、薄荷、花竹、紫芥、紅荔子等。花種繁多，筆者囿於時間與能力所及，目前尚無法一一尋出貓與各種花卉搭配意涵，但根據筆者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而言，確信貓與幾種常見花卉的搭配，不只僅具有富貴吉祥之意。

清代沈振麟的《耄》冊中，有貓與多種植物／花卉的搭配：紫藤、桃花、竹石、海棠、魚藻、荷花、蘭蕙、萱草、葵花、菊花、水仙、梅花，有些是自《宣和畫譜》中即有的傳統，如：萱草、葵花、桃花、竹石等，但其中多數花卉與貓的組合在《宣和畫譜》中未曾見得。貓與花流行的搭配在漫長歷史中可能已有轉向，筆者目前尚無法完全釐清，筆者欲從沈振麟《耄耋同春》冊出發，探索貓與花種搭配意涵，抽絲剝繭，盼能清楚一二。

本文欲將重點放在《耄耋同春》的上冊《耄冊》，探討貓與上述十二種植物

¹（清）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收錄在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第 12 冊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），卷上頁 15。

²（清）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 14。

的組合意涵，以及圖像中貓與花的位置與動作的關聯。對於該冊特殊的裝裱與畫心材質，僅能略提一二。

關鍵字

沈振麟、耄耄同春冊、貓畫、貓圖、貓與花、蜀葵遊貓圖

一、沈振麟《耄耄同春》冊

(一) 如意館畫士沈振麟

沈振麟生卒年不詳，字鳳池，一作鳳墀，元和（今江蘇省吳縣）人，是晚清如意館的宮廷畫家，活躍於道光、咸豐、同治、光緒年間。³ 擅長人物、花鳥、馬以及山水等，受到慈禧太后重用，曾頒賜親筆「傳神妙手」匾額。根據李湜〈如意館畫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〉一文研究，最早關於沈振麟的記載，見於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十一月十二日的《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活計清檔》（簡稱《活計檔》）：九月初八日，懋勤殿太監呂進祥將沈振麟和馮祥（生卒年不詳）的畫作以及祁雋藻（1793-1866）和淳親王（1680-1730）的法書一同交至如意館《裱冊頁四本》；最晚的記載建於光緒八年（1882年）十二月十五日：七月初八日，沈振麟接旨與同仁「畫著色各樣花卉橫披、畫條、提裝大小共四十二件、畫對五副。」、「著色花卉格心共一百七十七塊」，因此推測沈振麟在如意館供職時間長達 61 年，可以說是古代宮廷畫師中連續供職時間最長者，也是歷經朝代最多者。⁴

沈振麟因在深宮少與文人雅士來往，除了《活計檔》外難以查詢他的生平活動紀錄，李湜研究僅有在道光朝張鳴珂（1829-1908）《寒松閣談藝瑣錄》、咸豐朝楊峴（1819-1896）《遲鴻軒所見書畫錄》、同治朝李玉棻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甌鉢羅室書畫過目考》（成書於 1865-1897 年）等有沈振麟的簡單記載。⁵ 不過筆者以中國基本古籍庫尋找沈振麟資料，發現尚有幾處有沈振麟的記載：道光朝的張祥河（1785-1862）《小重山房詩詞全集》中《桂勝外集》載道光皇帝令沈振麟作

³ 根據李湜〈如意館畫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〉的研究，沈振麟活躍於這四朝，台北故宮的官方資料是活動於咸豐、同治年間（西元 1851-1874 年）供奉內廷畫院。李湜，〈如意館畫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〉，《文物》（2012 年 04 期），頁 75。故宮官方資料參見《巨幅名畫展》：
<http://www.npm.gov.tw/exh100/oversize10004/cht_select.html>（2013/6/16 瀏覽）

⁴ 此段資料皆來自：李湜，（2012），頁 75。

⁵ 同註 4。

他與十五位七十歲以上老臣聚會的場景。⁶ 而根據彭蘊章（1792-1862 年）《松風閣詩鈔》⁷ 以及《樞垣記略》⁸ 的記載，沈振麟曾為彭蘊章作《竹林六逸圖》。《樞垣記略》並記沈振麟還供奉《題彭詠莪相國樞垣趨直圖》。⁹ 彭詠莪即為彭蘊章，為咸豐朝重臣，咸豐元年命在軍機大臣上行走，歷任工部尚書、文淵閣大學士等重職。由以上史料可推測沈振麟與彭蘊章有相當程度的交往。此外他與祁雋藻應也有交流，除李湜所提祁氏與沈氏合裱書畫外，祁雋藻所作的《饒飢亭集》，也提及沈振麟曾經為祁氏作「寒夜讀書小照」。¹⁰

光緒朝楊鍾羲（1865-1940 年）《雪橋詩話》餘集卷七有紀錄一則關於「傳神妙手」的記載，但頒給沈振麟此匾額者非慈禧而是清文宗咸豐。咸豐授予沈振麟六字「御容傳神妙手」，匾額後原附有沈振麟謝聖恩詩，但未錄，反而是徐郁（1836-1908）的題詩被記錄下來：

己未十月，文宗御清暉堂敕畫御容，沈振麟恭繪。甫畢，天顏有喜，親書「御容傳神妙手」六字，以賜振麟，自賦紀恩一詩，附卷末，壽蘊題二十四韻有云：「憶昔初元日，欣逢出震辰。治才徵俊乂，隆禮浹賢親。諫議昭鳴鳳，旁求逮應麟。心傳商杜傅，

⁶（清）張祥河，《小重山房詩詞全集》，《桂勝外集》，頁 3：「玉瀾堂十五老臣畫象書後 今上御極之初宴十五老臣於 玉瀾堂，年在七十以上，無論中外及致仕在京者，皆與焉。內廷如意館供奉奉 敕圖形爾時慶邸，令畫工沈振麟摹得副本，人系一籤具官爵越二十餘年，流轉至廠肆，僅十四幅闕。其一為兵部尚書玉公麟，蓋公之子，先見之奉以歸祥河，於癸卯仲夏述職至都購藏行篋，明年攜至粵西。穉翁中丞借觀，逾月命工臨摹成冊，褒鄂凌烟毛髮宛肖於香山睢陽之外，別開生面，洵 熙朝之盛事又畫苑之美談也。」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 1513 集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456。

⁷《松風閣詩鈔》載〈園居偶述三首〉原有三首，這裡僅錄與沈振麟相關該首：「荆扉一閉忽三秋，野蔓枯藤滿地愁，掃徑恰逢梧葉落，披圖還羨竹林遊。沈鳳墀為余畫竹林六逸圖。」（清）彭蘊章，《松風閣詩鈔》卷 19 頁 15—16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 1518 集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496。

⁸《樞垣記略》載有彭蘊章詩文，與註釋 7 為同一作品。「荆扉一閉忽三秋，野蔓枯藤滿地愁，掃徑恰逢梧葉落，披圖還羨竹林遊。沈鳳墀為余畫竹林六逸圖。」（清）梁章鉅，《樞垣記略》卷 25 頁 10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職官類》第 751 集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），頁 195。

⁹（清）梁章鉅，《樞垣記略》卷 26 頁 12。「我作水曹郎樞衣，畫諾趨公堂公為，樞密使橐筆從公，深巖地嵩華崔巍，黃河深光耀久依。韓太尉披圖載詹，舊須眉七葉金貂，劇華貴。爾時司膳光祿卿，鹽梅便調傳說羹。圖作於任光祿卿時。釣龍臺畔藥籠滿，蹲鳳池頭珂佩清。使闕差旋入直軍機。霜晨月夕歷寒暑。敕賜宮袍賚燕許。乙卯元日特賜蟒袍。捷書中夜馳未央，御燭分輝照蓮炬，東南烽火今八秋，聖主宵旰公塵憂，恩詔口宣蒼黎舞，邊機指畫帷幄籌，即看海宇清塵氛，明堂飲至策元勳，進賢冠在凌煙閣，天子為召曹將軍。畫師為沈鳳墀供奉。」，頁 204。

¹⁰（清）祁雋藻，《饒飢亭集》後集卷五，古今體詩五十首丙辰。〈淖東九老圖為沈舜卿侍御題並寄令弟質齋大令春湖太守〉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 1518 集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），頁 122。詩末最後一句提到：「竭來置我巖壑間，更擬寫君團扇裏。畫院沈鳳墀振麟，頃為予寫寒夜讀書小照。」

手詔答倭仁。勵志忘肥瘠，危明詛劫塵。東南隅瓦裂，江海職珠淪。戰血三千里，軍儲億萬緡。詔書哀痛數，廟算訓辭頻。屢捷天戈振，翹瞻露布申。師貞王命虎，勳待閣圖麟。孰翦鱷鯢翼，翻疑猓鯉馴。翠華循北狩，朱輅儼南巡。虞帝蒼梧野，軒皇鼎水濱。烏弓攀莫及，駝棘恨難伸。玉殿懸遺象，蒿宮泣老臣。摩挲飛白字，涕淚受恩身。」¹¹

類似的記載在郭則澐《十朝詩乘》中亦有記。¹² 以此可知，「傳神妙手」一詞自咸豐即有此榮譽授予沈振麟，慈禧可能延續這樣的傳統。根據李湜研究，同治元年時沈振麟尚是「如意館五品畫士」，相隔十餘年後的光緒七年《活計檔》中他已經為「如意館首領，官二品頂戴」，每月由造辦處現食九兩，銀庫添行二兩錢糧，共食十一兩錢兩。¹³ 不過顯然他在咸豐年間時已相當受到重用，咸豐元年咸豐皇帝初登基，即令沈振麟作其御容像，還有其他后妃的喜容，足見其受重視的程度。¹⁴

(二)《耄耄同春》冊的裝裱與材質

根據《書畫裝池之美》一書以及故宮官方網站提供的資訊，沈振麟的《耄耄同春》冊分裝為「耄」與「耄」兩冊，一冊為十二開，兩冊收藏在同一只木匣中【圖 2】，皆為摺裝方幅式，全幅縱 37.4 公分、橫 76.7 公分，畫心縱 28.5 公分、橫 32.9 公分。畫心是用黑地紙本，對幅為灑金箋本【圖 3】，筆者嘗請教過洪順興老師，洪老師表示目前（截至 2013 年 5 月 30 號）尚不清楚畫心以及其顏料材質。故宮官方資料為「墨箋上以金粉等礦物性色料描繪戲耍飛舞的貓、蝶與不同的應時花卉。」¹⁵

¹¹ (清)楊鍾羲，《雪橋詩話》餘集卷七頁 105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續編 204》(台北：新文豐，1989 年)，頁 562。

¹² (清)郭則澐，《十朝詩乘》卷 19，收錄在《中國史學叢書·續編 50》(台北：台灣學生，1976 年)，頁 1960。「沈振麟精繪事，咸豐己未奉敕於清暉堂，恭繪御容，既成，上嘉悅。書：『御容傳神妙手』六字以賜振麟，紀詩裝卷。」

¹³ 李湜，〈晚清宮中畫家群：如意館畫士與宮掖畫家〉，《美術觀察》(2006 年 9 月)，頁 100。

¹⁴ 李湜〈如意館畫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〉研究也指出，沈振麟曾分別在道光二十九年、咸豐元年、同治元年到四年、光緒元年、光緒五年等繪製諸多御容像。李湜，(2012)，頁 80。

¹⁵ 請見故宮的書畫檢索資料「清沈振麟畫耄耄同春 冊」條目：
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System/View.jsp?type=1&ObjectID=15285> (2013/6/16 瀏覽)或是巨幅名畫展：<http://www.npm.gov.tw/exh100/oversize10004/cht_select.html> (2013/6/16 瀏覽)

周芳美老師懷疑其畫心材質為羊腦箋。羊腦箋為明宣德元年開始製造，用羊腦和頂煙墨窖藏，經一定時間取出塗於磁青紙上，制以寫金（經）。其材質光亮，墨色甚深，以泥金寫上。根據清朝沈初（1735-1799）《西清筆記》記載：

羊腦箋：以宣德磁青紙為之，以羊腦和頂煙墨窖藏久之，取以塗紙，研光成箋，墨如漆，明如鏡。始自明宣德間，製以寫金，歷久不壞，蟲不能蝕。今內城惟一家猶傳其法，他工匠不能作也。十五則。¹⁶

而根據《西清筆記》、《秘殿珠林續編》的記載看來，羊腦箋多用於寫佛經。有些佛經會以四種文字寫之，沈初記錄自己當時被命寫《楞嚴經》的漢字：「佛經有名雙譯者，乃印度所著，唐古忒所譯，而此士重譯之本。有名單譯者，則譯唐古忒所著之本，惟楞嚴經為此土所著，從未入西域。上命以滿洲字、蒙古字、漢字、唐古忒字四體書於羊腦箋，以付西土流傳。時余奉勅寫漢字。二十二則。」¹⁷ 但羊腦箋似乎不只是被用來寫佛經，迺朗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繪事瑣言》（1797年成書）記載：「又有羊腦箋者，用鴉青紙，研光塗以羊腦，其黑如漆而光如鑑，世人多以作泥金山水，予用以畫著色花草，懸之堂中，一枝一葉，如在空際。然或倣而為之，色多不受，是以京邸畫家，疑余有秘傳云。」¹⁸ 鴉青紙是自高麗傳來，以墨色如鴉羽而命之，與磁青紙、羊腦箋皆為黑底，上常以泥金寫。據迺朗這條記載，羊腦箋上也會寫泥金山水和著色花草，迺朗把他懸在廳堂，配合空間會使花草看起來彷彿飄浮在空中。《耄耄同春》冊的貓蝶表現，因為黑地，使貓與蝶置於一個未知的空間中，很可能是刻意為之。

目前筆者所見「耄耄」一詞最早出於蔡邕（133-192）《蔡中郎集》，推估「耄耄」一詞最晚在漢朝已經出現。《蔡中郎集》中的〈漢交趾都尉胡府君夫人黃氏神誥〉，有對黃夫人的追頌文：「登壽耄耄，用永蕃變。」¹⁹ 一語。「登壽」指的是長壽，「蕃變」是指昌盛美好樣，登壽耄耄在此有稱人長壽之意。雖然目前未接觸到原件，尚無法確切斷定其材質，只能留待日後解，但本作品選擇黑地為畫心，顯然有其目標性，很可能是為了祝壽祈福而選擇寫佛經常用的紙色，畫中的貓與蝶也是刻意使之漂浮在一冥冥空間。

¹⁶（清）沈初，《西清筆記》卷二，收錄在《西清筆記》（北京：中華，1985），頁13。

¹⁷（清）沈初，《西清筆記》卷二，頁14。

¹⁸（清）迺朗，《繪事瑣言》卷1頁31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藝術類》第1068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年），頁676。

¹⁹（東漢）蔡邕，《蔡中郎集》文集卷四，收錄在《四部備要·集部》（台北：台灣中華，1966），卷4頁12。語後附註：「變鈔本作戀，案戀訓係慕變，亦有慕之訓。」

二、貓與花種的搭配—以《耄耋同春》為例

沈振麟的《耄耋同春》圖冊出現的花種順序，大致符合春夏秋冬的花期，如春天以紫藤、桃花、海棠為代表，夏天有荷花、萱草，到秋天有葵花（夏末秋初）、菊花，冬天則以水仙、山茶以及梅花為代表，中間尚穿插魚藻。竹、蘭、菊、梅四君子則分別位於冊中第三、六、九、十二的位置。多數花卉與貓的組合在《宣和畫譜》中未能見得，但有部分是自宋代以來即有的傳統，如：竹石、桃花、萱草、葵花與貓的組合等，因此筆者在分類上，欲分為自宋代即有以及晚近才出現的組合，竹石則分入四君子。晚近才出現的組合常具有富貴吉祥、升官加爵、壽比南山等意涵，過去代表榮華富貴的牡丹則被替換，由海棠和魚藻取代，至於為何有此舉筆者尚不得知。

（一）從《宣和畫譜》到《耄耋同春》的貓與花卉組合—桃花、萱草、葵花

桃花與貓的組合在《宣和畫譜》中計有兩幅、萱草計有三幅、葵花計有四幅。乍看之下似乎不多，但現今流傳下來的宋代貓畫中，以貓和葵花組合為大宗，葵花與犬亦有見得。雖然筆者目前少見萱草與貓的組合，但萱草與狗的組合卻不乏，日本大和文華館以及河北省博物館【圖4】都藏有萱草與狗的主題畫，而以大和文華館所藏《蜀葵遊貓圖》【圖5】與《萱草遊狗圖》【圖6】來看，宋代貓犬圖可能有其固定的樣式，《蜀葵遊貓圖》與《萱草遊狗圖》「可視為貓、狗共通的親子群像之典型。」²⁰ 筆者認為犬與花卉的組合可能也可同貓與花卉組合互通，如：上海博物館與遼寧省博物館皆藏有犬與秋葵的組合畫【圖7】【圖8】、《宣和畫譜》有載易元吉（11世紀）〈鷄冠戲貓圖〉圖，河北省博物館則藏有一《雞冠乳犬圖》【圖9】。以目前留存為數不少的貓犬與葵花相配的圖像來說，可想見當時萱草、葵花甚至桃花與貓的組合應該相當流行，遠多於《宣和畫譜》所載。

1. 狸奴桃花

明代徐浦（1428-1499）《謙齋文錄》有〈題桃花斑貓二首〉：

碧桃花下春風暖，綠草鋪茵芳徑軟；烏員引兒羣狎游，深院無人恣消遣。
蹲窺俯瞰或俯臨，縱橫上下相追尋，曉日床頭殊可愛，溪魚豈惜囊中金。
此種從來豈易得，彪炳文章絢奇色，銜蟬搏鼠何足論，遺類應知自殊域。
畫工手妙不可當，模逼造化真行藏，披圖展玩漫題品，滿庭生意呈休祥。

²⁰ 板倉聖哲，〈伝毛益筆蜀葵遊猫図・萱草遊狗図をめぐる諸問題〉，《大和文華》100期（1998，8），頁29。

東風暖入藏春塢，狸奴引羣三復五，花容旖旎披鬣毛，草木蒙茸襯香土。
 熒熒眼光一線微，綠樹陰中日亭午，徜徉仰俯真自適，曳尾摩鬚或交股。
 腥膻誰問食無魚，捕逐寧知田有鼠，朋儕親狎少忤觸，子母追隨爭哺乳。
 生生物性皆天然，甄陶喜見陽和普。²¹

可以看出來徐浦這兩首詩是為畫上有貓與桃花題詩，值得注意的是兩首詩皆提到母貓與嬉戲的小貓群，第一首「烏員引兒羣狎游」、第二首「狸奴引羣三復五」、「子母追隨爭哺乳」，烏員和狸奴都是指貓，描述畫中是母貓帶著小貓在花叢嬉戲，沈振麟畫中也為桃花樹下，母貓帶小貓的圖像，這其中是否為一圖像特殊的傳統呢？

桃花在中國為女色的象徵，從女色聯想到肉慾，黃永武認為：「桃花往紅塵低處引伸其含意，既成為『色慾』，但往煙霞高處引伸其含意，又成為『仙境』。……從這個思想的路線溯洄上去，桃花又成為一種純潔的禁慾世界。」²² 而「『禁慾』與『縱慾』是本屬同義」，²³ 因為與慾望有關，桃花也成為生殖繁衍的象徵。詩中既提到子母貓嬉戲、生意盎然，「滿庭生意呈休祥」，其中又暗有避世之意，中間的連結即在桃花。貓兒在春天會叫春，母貓懷孕後不足三月即可生下小貓（今人研究約兩個月），與桃花花期大致吻合，子母貓與桃花便自然得連結在一起。子母貓與桃花具有生命力的圖像，指向了壽命與新生，並且「桃花以其具有治百病、卻老的療效，而被視為延年益壽和驅邪避凶的吉祥植物。」²⁴ 在《耄耄同春》冊中，顯然是為對生命延續的期許。

沈振麟畫中金駁白色的母貓帶著一隻純黑和黑白相間的小貓，讓我們聯想到《蜀葵遊貓圖》【圖 5】中「金被銀床」²⁵ 的母貓旁邊帶著的小貓群中也有一隻純黑與黑白色的小貓，兩張圖中的貓皆為長毛獅貓。顯然子母貓圖有一定的傳統樣式被傳承下來。由現存的宋代貓圖推斷，「金被銀床」的貓品種在宋代頗受到歡迎，²⁶ 但到沈振麟這個時代，「金被銀床」可能已經不再受到歡迎或是失傳，²⁷ 使沈振麟的貓看起來只是隻駁金白色的獅貓。

²¹ (明)徐浦，《謙齋文錄》卷1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四集·集部六·別集五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3），卷1頁72。

²² 黃永武，《中國詩學—思想篇》（台北：巨流，1976），頁36。

²³ 黃永武，（1976），頁37。

²⁴ 鍾宇斐，〈詠植物詩中吉祥觀初探〉（碩士論文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0），頁54。

²⁵ 「黃身白肚者，名金被銀床。」（清）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16。

²⁶ 除大和文華館所藏的《蜀葵遊貓圖》外，重慶市博物館所藏的傳許迪《葵花獅貓圖》、台北故宮的李迪《狸奴小影圖》，皆為「金被銀床」品種，可見在宋時「金被銀床」相當受到歡迎。

²⁷ 筆者認為到明清一代，「金被銀床」應已不若宋時受歡迎，目前傳世的明清貓畫中，「金被銀床」已不多見，反而「掛印托槍」等貓為主流，如圖15、22、24皆為「掛印托槍」。

2. 萱花狸奴

同樣失傳或是刻意經沈振麟變造的還有萱草與葵花，《萱花狸奴》畫中只有一隻貓在喝水，旁邊有萱草傍水而生，這與我們之前所看《萱草遊狗圖》的圖像已截然不同。萱草別名「忘憂草」，又別名「慈母花」或「宜男草」，晉代傅玄(217-278年)《宜男花賦》曰：「花曰宜男，必有禎祥。」²⁸ 多男子被視為禎祥的徵兆，「為國之興盛諸主要因素之一」。²⁹ 《宣和畫譜》記載趙昌(730-814)曾繪《萱草小貓圖》一幅，萱草象徵多子，那與幼貓便成為理所當然的連結。萱草在此被擺進冊中，可能也是為藉萱草為宜男花的典故，稱頌禎祥。

3. 菊葵狸奴

《萱花狸奴》的下一幅為《菊葵狸奴》，萱草與蜀葵的組合很常見，「例如(傳)錢選「忠孝圖卷」(台北故宮博物院)中以這兩種草花入畫，作為忠孝的表象。」³⁰【圖 10】。同時兩者皆為配合貓狗親子圖常見的花種。《菊葵狸奴》圖中菊花被置入，已跟傳統圖像不甚符合，並且在《蜀葵遊貓圖》中的小貓皆被去除，僅留下純白的雪獅貓。根據《相貓經》記載：「貓之毛色以純黃為上，純白次之，純黑又次之。」³¹ 歷史上養純白雪獅貓的人很多，甚為名貴，其中最有名的為秦檜的孫女董夫人。³² 沈振麟畫中的雪獅貓雖然為單一隻貓，但畫中貓直勾勾地盯著觀者，則明顯是出自《蜀葵遊貓圖》的傳統。側坐且正面示人的貓圖像，不僅出現在《蜀葵遊貓圖》、收藏在日本東京國立博物館的毛松(生卒年不詳)《麝香圖》【圖 11】、後人仿製的大都會博物館藏南宋魯宗貴(1228-1233 畫院待詔)《戲貓圖》【圖 12】，都為蜀葵旁有一大與其餘小貓，正面看著觀者，這樣的圖像配置甚至影響了日本的貓犬圖像，如：狩野雅樂助(1501-03-1539-41?)收藏在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《松に麝香猫図屏風》【圖 13】，其麝香貓也為側坐正面示人。

葵花與桃花一樣象喻著美女，唐代徐夔(生卒年不詳)《蜀葵》詩曰：「劔門南面樹，移向會仙亭，錦水饒花艷，岷山帶葉青，文君慚婉婉，神女讓娉婷，爛熳紅兼紫，飄香入繡扃。」³³ 又有唐代陳陶(812-885年)《蜀葵詠》：「綠衣宛地紅倡倡，薰風似舞諸女郎，南隣蕩子婦亡賴，錦機春夜成文章。」³⁴ 這兩首

²⁸ (清)汪灝，《廣群芳譜》卷 46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廣群芳譜 中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68年)，頁 1115。

²⁹ 鍾宇斐，(1990)，頁 116。

³⁰ 板倉聖哲，(1998，8)，頁 31。

³¹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 14。

³²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頁 8。

³³ (清)汪灝，《廣群芳譜》卷 46，頁 1121。

³⁴ (清)汪灝，《廣群芳譜》卷 46，頁 1122。

詩都將蜀葵比做美女，但又特別意指青樓女子。前人解讀《蜀葵遊貓圖》多從貓與蝶解為「耄耋」，筆者認為另一種方向可能以蜀葵與蝶來解，蜀葵與蝶的組合可象徵男女情愛，一如徐叔勉（約 14-15 世紀）對戴進（1388-1462）的《蜀葵蛺蝶圖》的題詩：「錦葵層折炫驕陽，綵蝶雙飛戀粉香。卻憶美人嬌睡起，繡窗風暖日初長。」³⁵ 如果蜀葵易讓人聯想起青樓或是特別嬌豔撫媚的女子，便輕易讓人聯想肉慾，因此過去畫中蜀葵花旁有多子母貓，可能同桃花般也為生育力的象徵。

蜀葵與貓到沈振麟手中，與生孕的連結以桃花取代。沈畫中雖僅剩一貓，卻又保有與傳統的圖像連結，以雪白色的獅貓側坐正面示人，彷彿在向皇帝恭敬得展示其忠心。菊花與貓的組合象徵著直言的良臣（詳細請見二之（三）貓與四君子一節），葵花因為向陽，在中國具有「盡忠報國」的意涵，明代李東陽（1447-1516）的《蜀葵》詩云：「羞學紅妝媚晚霞，祇將忠赤報天家，縱教雨黑天陰夜，不是南枝不放花。」³⁶ 又有宋代王鑑（生卒年不詳）《蜀葵》詩：「花根疑是忠臣骨，開出傾心向太陽。」³⁷ 因此菊花與葵花的組合是象徵著忠臣，特別是在該圖的下一幅又再次出現菊花與貓的組合，但《菊花狸奴》主是為祝壽，為區分還特別畫出蝴蝶，³⁸ 《菊葵狸奴》在此為顯其忠肝義膽的意味就很強烈了。

（二）貓與其他植物組合—紫藤、海棠、荷花、水仙、魚藻

1. 狸奴魚藻

此畫冊中花卉或植物與貓的組合，多數雖然不是自宋畫以來的傳統，但部分具有其歷史典故，例如：魚藻與貓。貓食魚是常見的現象，詩詞中亦常見，但貓畫圖像傳統中與魚合繪的卻不多，畫面中沈振麟所繪為金魚而非其他魚種，有其玩味之處。唐朝時的金魚袋是用以盛鯉魚狀金符，作為官階的象徵。唐朝三品以上是著紫服、佩金魚袋，四品以上為佩金魚袋，五品以上為緋袍（大紅袍），佩銀魚袋，六品以下則無魚袋。唐朝崔日用（673-722）曾做《乞金魚詞》討賞並暗諷，當時配魚袋須有特賞：「日用為御史中丞，賜紫。是時佩魚須有特恩。因宴會日用撰詞云云，中宗以金魚賜之。」³⁹ 崔日用作詞曰：「臺中鼠子直須諳，

³⁵ 此題詩引自麥書璋，〈葵與蝶的愛戀情思——戴進《蜀葵蛺蝶圖》研究〉，《議藝份子》第 17 期（2011，9），頁 5。

³⁶（清）汪灝，《廣群芳譜》卷 46，頁 1122。

³⁷ 引自劉振林、戴思蘭、王爽，〈中國古代蜀葵文化〉，《中國園林》25 卷 1 期（2009），頁 78。

³⁸ 請見筆者於二之〈三〉貓與四君子一節之分析。

³⁹（清）曹寅，《御定全唐詩》卷 869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 370·總集類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），頁 1431-494。

信足跳樑上壁龕。倚翻燈脂汗張五，還來鬢帶報韓三。莫浪語，直王相。大家必若賜金龜，賣卻貓兒相報賞。」⁴⁰ 金魚袋是須要有特別的恩賞才能配戴，崔日用以貓捕鼠為除奸的意涵，暗喻自己是良臣，而獲得中宗賞賜給予金魚袋。

沈振麟畫中貓通身白而尾獨黃，頭上還有一點黃，這是自明代流行的「掛印拖槍」貓轉變而來：「純白而尾獨黑，額上一團黑色，此名掛印拖槍，又名印星貓，人家得此主貴。」⁴¹ 又說：「鉅鹿令黃公（虎巖）有印星貓一對，常令人喜悅，惟不善捕鼠。然有此貓則署中鼠耗肅清，官事亦順吉，是即貴之驗。」⁴² 「掛印拖槍」貓本就代表著官場上的飛黃騰達，改黑色為黃色可能是清廷對金黃色的喜好，因此配合畫中貓撈金魚的畫面，正是代表著升官加爵，也是為何相對於其他花卉植物而言，魚藻顯得突兀卻特別要置入的原因。

2. 海棠狸奴

除了魚藻與貓，海棠在中國詩詞傳統中也代表著權貴，筆者未能尋到海棠與貓直接相關聯的詩詞，目前僅見載於《珊瑚網》與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中的《清暉勝賞冊》載有二十幅作品，將「雪獅貓」與「梨花海棠」放在同一圖冊中，並且《雪獅貓》一幅上有徐幼文題詩，以貓與虎雖形似，但高官欺民如虎吃人，人比貓還不如為暗諷。⁴³ 除此之外有一〈和菽原綠溪莊看海棠兼懷依雲陝右〉詩中提到：「暈貓晴午，雒誦海棠詩」，⁴⁴ 是在描述中午悠閒時刻頌詠海棠詩，這二則資料略有關聯性。

筆者認為海棠在《耄耄同春》冊中是用來替代牡丹與貓的組合。海棠被譽為「花中神仙」，被認為足以與牡丹媲美，宋代陳思（生卒年不詳）《海棠譜序》云：「嘗聞真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，海棠為首章，賜近臣唱和，則知海棠足與牡丹抗衡，而可獨步於西州矣，則搜擇前志，惟唐相賈元靖耽著百花譜，以海

⁴⁰ 同註 39。

⁴¹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 16。

⁴²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 15。

⁴³ 《珊瑚網》與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中皆載有徐幼文的題詩：「冊內『雪貓』有徐幼文題云：『家有貓，山有虎，皮毛牙爪同所異大小耳。虎食人，貓食鼠，食人不仁哉，食鼠良義矣！義能保我禾苗，與衣食不仁，傷人父母及妻子。君不見高官虐民一路，哭卑官愛物千室，喜寧卑不悔。人比貓雖高遠，恥人虎比。嗚呼！狀同心異，俱謂人皮肉相謾不知理』」。 (明)汪珂玉，《珊瑚網》卷 46 畫題跋 22，頁 9-10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 124·藝術類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)，頁 818-858。(清)卞永譽，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卷 35 畫 5，頁 44-45，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 134·藝術類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)，頁 828-512。

⁴⁴ (民國)徐世昌《晚晴簃詩匯》卷 89 頁 34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總集類》第 1631 冊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 年)，頁 86。

棠為花中神仙，誠不虛美耳！」⁴⁵ 海棠會被認為富貴之花，鍾宇翥的碩士論文中從色、香、美（姿態）三方面分析，認為海棠的「腥紅鸚綠」之色為官服的顏色，海棠嬌媚的姿態多被用以形容宮中美女如：楊貴妃、趙飛燕和綠珠，且海棠價高非一般人所能擁有，故只限於官宦富貴之家。⁴⁶ 海棠與權貴因此有強烈的連結，畫中貓兒以近似跪姿的坐姿向海棠低頭並理毛，很可能是暗示服從聖上之意。

3. 狸奴紫藤

紫藤為春天之花，特別是晚春，李白《紫藤樹》詩云：「紫藤掛雲木，花蔓宜陽春；密歌隱歌鳥，香氣留美人。」⁴⁷ 又有唐朝李德裕（787-849）《憶新藤》：「遙聞碧潭上，春晚紫藤開。水似晨霞照，林疑綵鳳來。清香凝島嶼，繁豔映莓苔。金谷如相並，應將錦帳回。」⁴⁸ 皆連結了紫藤與春天的意象。紫藤在《耄耄同春》冊中在第一張的位置，應是提示春暖花開。民國徐世昌（1855-1939）《晚晴簃詩匯》的〈長畫〉詩云：「涼風扣竹飛晴翠，藕塘波蘸紅香醉，曲廊斜度竹橋西，紫藤花下狸奴睡。一枰棋局消長晝，閒倚琴牀數蓮漏，焚香坐久晚窗深，月子玲瓏花影瘦。」⁴⁹ 即在描繪晚春涼爽，悠哉閒適的情景，有一貓兒在紫藤花下睡。不過花下睡貓（不一定是紫藤）的形象在詩詞中雖然常見，但在《耄耄同春》冊中卻全無睡姿。以這張紫藤與貓為例，是為貓兒舔爪之姿，而非懶洋洋得休息好眠，筆者推測可能如《海棠狸奴》般具有服從聖德的含意。

4. 水仙狸奴

相對於紫藤，水仙與山茶則代表著冬天之花，沈振麟收藏在台北故宮的《十二月花神冊》中也有一幅將水仙與山茶合繪圖【圖 14】。晚明高濂（1573-1620年）《遵生八牋》載：「冬間插花，須用錫管，不惟不壞磁瓶，即銅瓶亦畏冰凍，執質厚者尚可，否則破裂。如瑞香、梅花、水仙、粉紅山茶、臘梅，皆冬月妙品。」⁵⁰ 顯見水仙與山茶花在明清為冬季流行的插花品種。元代陳基（1314-1370）《夷

⁴⁵ （宋）陳思，《海棠譜》卷上敘事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 44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），頁 122。

⁴⁶ 鍾宇翥，（1990），頁 85-92。

⁴⁷ （唐）李白，《御定全唐詩》卷 183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 363·總集類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），頁 1424-620。

⁴⁸ （唐）李德裕，《御定全唐詩》卷 475，頁 36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 366·總集類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），頁 1427-737。

⁴⁹ （民國）徐世昌，《晚晴簃詩匯》卷 188 頁 52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總集類》第 1633 冊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5），頁 500。

⁵⁰ （明）高濂，《遵生八牋》卷 16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遵生八牋 六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九集·

白齋稿》〈山茶折枝圖〉詩云：「江梅與水仙，難兄復難弟。一節傲冰霜，無心媚桃李。」⁵¹ 自題詩來看，畫中應該是將山茶、水仙與江梅繪於一圖，江梅是指江南型梅花，並且三者皆具有梅花傲骨之精神。

〈水仙狸奴〉畫中貓兒在水仙、山茶與石間穿梭，眼睛看向他處，彷彿要獵捕甚麼東西。筆者認為此圖祝賀長壽之意大過於傲骨精神。清代陶樑(1772-1857)《紅豆樹館書畫記》載有一幅許南交花鳥畫，曰：「絹本高四尺六寸五分，寬二尺二寸五分。南交隨筆點染，生趣盎然。幀中萱草白頭翁借作宜男偕老之頌，畫家往往稱杞菊為延齡芝及水仙為介壽，貓戲蝶為耄耋，皆此意也。」⁵² 同幅畫中有水仙以及貓蝶確實有祝壽之意，沈振麟畫中未畫出蝴蝶，很可能是因為上一幅〈菊花狸奴〉【圖 1-10】中已經畫出蝴蝶，未免重複刻意省略。明清一代貓捕蝶象徵耄耋已經成為一約定俗成的符號，例如台北故宮收藏一幅明人仿製的五代周文矩《仕女圖》【圖 15】，畫中貓看向他處，貓所看的方位上雖沒有蝴蝶，但蝴蝶位在牠的正上方；或是如沈銓(1682-1760)《老圃秋容圖》【圖 16】中的蝶甚小，圖中貓兒直盯著蝴蝶，想獵捕之。因此即使沈振麟於此幅中未畫出蝴蝶，卻確實在影射一隻缺位的蝴蝶，有祝賀耄耋長壽之意。

5. 荷花狸奴

〈荷花狸奴〉在本冊中是最為突出的一頁，荷花代表夏季之花，且畫中的貓是唯一以背對姿態呈現在觀者面前，實有特別典故。清初八大山人(1626-1705)喜做〈貓石圖〉，常將貓與荷花並置在圖中，如【圖 17】，並非偶然，而是因貓與荷花／蓮花常令人有佛家聯想。歷史上記載許多僧人養貓或與之相關的故事，例如：南泉禪師曾見東西兩堂爭奪一貓，問其誰懂禪意就可救得此貓，否則他將殺掉此貓，現場無人能答，南泉禪師於是殺貓。《甌江逸志》載：「平陽靈鷲寺僧妙智，畜一貓，每遇講經輒于座下伏聽。一日貓死，僧為瘞之，後瘞處忽生蓮花衆發之花，自貓口中出。」⁵³ 貓死後有蓮花自口中出，可見貓與佛家甚有緣，這應是得自貓具有智慧且靈巧過其他動物。而有些貓悟性特別高被認為具有佛性，稱「歸佛貓」，如《貓苑》記載：「貓性不等，有雄桀不馴者、有和柔善媚者、有散逸喜走、有依守不離者，大抵雄貓未闖及大貓初至，難於籠絡。故蓄貓必以小、必以雌也。妙果寺僧悟一嘗謂貓之喃喃依戀，不離蓮座者，為兜率貓又為歸佛貓。」

子部·雜家類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9)，卷 16 頁 5。

⁵¹ (元)陳基，《夷白齋稿》卷 11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夷白齋稿 一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九集·集部·別集類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9)，卷 11 頁 7。

⁵² (清)陶樑，《紅豆樹館書畫記》卷 8，頁 73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藝術類》第 1082 冊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)，頁 427。

⁵³ 瘞，音易，掩埋、埋葬之意。(清)勞大輿，《甌江逸志》全一本頁五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 95》(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)，頁 446。

漢記。」⁵⁴ 《有正味齋集》有《雪獅兒》四首，其中第四首曰：「問西來意蓮花世界，同看經藏撒講僧歸，細聽禪關敲響伊蒲，供養那用覓魚苗，分餉憑飽去。撩天四脚蒲萄茵上，休弄紅絲標杖，便粉鼻呼來已空，情障圓滿三生舊事。廬州誰訪芙蓉錦浪道，只有好秋堪賞。開菊釀重對綵糕無恙。」⁵⁵ 吳錫麟(1746-1818)每一闕詞都有一關於貓的典故，他在詩後註記每一典故來源，其中前兩詞的典故為：「《黃山志》：貓石在蓮花洞內，典貓自西方來佛，今守護藏經者。《七修類稿》：杭州真如寺僧畜一貓，每出誦經，則以鎖匙付之，及回時擊門，貓乃銜匙出。」⁵⁶ 貓能捕鼠，能守護脆弱的紙書不為鼠害，不只文人喜愛，連寺院的僧人也須仰賴貓兒來捕鼠護經書，有些貓兒甚至會如《甌江逸志》所載的貓兒會聆聽僧人念經，也會認人，而有《七修類稿》的美談。

朱彝尊(1629-1709)《曝書亭集》有一〈荷花〉詩：「梁間巢燕幾曾來，竈下狸奴去不回。猶有荷花憐舊雨，年年一為主人開。」⁵⁷ 竈下貓的由來是因冬天天氣冷貓會往灶裡鑽，是貓常待的地方。此畫中貓兒在荷花群中的石頭上，端坐背對觀眾，像是在等些甚麼，依照貓兒與蓮花的典故，應是在等著飼養他的僧人，朱彝尊詩中的主人顯然也為一僧人了。

(三) 貓與四君子—梅、蘭、竹、菊

《故宮書畫圖錄》上的編碼，應該是按原畫作順序編排，按順序竹、蘭、菊、梅分別被放在冊中第三、六、九、十二的位置，顯然是刻意為之，顯出四君子的特殊地位。這其中有牽強組合的地方，但部分也有傳統可循。竹與貓的組合自《宣和畫譜》中即有，而菊與貓雖非為宋代即見的組合，卻可能在元明一代出現，具有祝壽以及其他意涵。蘭與梅就筆者目前蒐集資料而言，略形失色。

1. 狸奴黃鸝(竹石)

《宣和畫譜》中所載貓與竹搭配的作品約有十幅，並非少見的主題，繪過貓竹圖主題者有：五代的道士厲歸真(生卒年不詳)、傳說極善畫貓的何尊師(生卒年不詳)、唐代刁光(約852-935年)、宋代黃筌(約903-965年)、黃居寀(933-?)、丘慶餘(生卒年不詳)、徐崇矩(生卒年不詳)、趙昌等名手。明代倪岳(1444-1501)

⁵⁴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卷上頁47-48。

⁵⁵ (清)吳錫麟，《有正味齋集》卷7，頁12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詞類》第1725冊(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)，頁509。

⁵⁶ 同註55。

⁵⁷ (清)朱彝尊，《曝書亭集》卷19，收錄在《四部叢刊·正編81》(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9)，頁179。

《青溪漫稿》中有〈四時貓四首〉，第一首為：「玉雪娟娟好羽衣，小山花竹正晴暉。翻盆倒甕無心問，閒看東風蛺蝶飛。」⁵⁸ 可見竹與貓的組合也能代表春天。但貓與竹的連結不只如此，民俗中有「貓引竹」一說，意思是貓死後竹子會往其方向生長。又有竹名為「貓竹」，貓竹的由來是貓死後長出的竹子名之，與世稱毛竹或茅竹非為同類，《貓苑》：「又云：湖南有貓山，相傳昔有貓成精，族甚繁，其子孫皆若。知事凡貓死，悉自此山，其塚纍纍，然不可計數。山出竹名「貓竹」，甚豐美，其無貓處，則無之貓竹之名，本此作毛茅皆非。」⁵⁹ 「貓頭筍」，又名「蘇頭筍」，應有簡稱稱「貓筍」，貓筍產自江西一帶，「未出尖雪中土膏養」，煮羹可以解酒。⁶⁰

由於畫中貓正盯著竹上的黃鸝看，筆者認為可能是融合自「貓雀圖」的圖像傳統而來，「貓雀圖」也是自《宣和畫譜》中即有的主題，筆者目前有關「貓雀圖」的圖像蒐集不多，但其中朝鮮的《貓雀圖》圖像卻引起筆者注意。如和齋卞相璧（1730-?）的《貓雀圖》【圖18】，這張繪於十七世紀末的朝鮮繪畫可能受到崔白（生卒年不詳）《雙喜圖》的影響，筆者大膽推斷「貓雀圖」可能是類似《雙喜圖》的形式，或是如藏於台北故宮的元代王淵（生卒年不詳）《畫花卉卷》中小貓咬雀的樣式【圖19】。「貓雀圖」是取發音「耄」與「鵲」的發音，有長壽與幸福的象徵意味。⁶¹ 《狸奴黃鸝》畫中狸奴與黃鸝為對角，貓與黃鸝對看，一如《雙喜圖》。但《狸奴黃鸝》的畫面表現顯然不如《雙喜圖》以及卞相璧的《貓雀圖》般具有動感，貓與雀的眼神流轉、動作也十分死硬。

至於貓以坐姿坐於石上看雀，可能融合自於另一種圖像傳統。收藏在大都會博物館的金農（1687-1764）《墨戲畫冊》第三冊頁為一《貓竹圖》【圖20】，金農於上題：「此北宋院本也。明季諸公往往摹也。予烏得與諸公有異耶！亦居狀畫之。」⁶² 可見得，貓以半坐姿坐於石上望竹的圖像，為自宋代傳承而來，沈振麟所繪的《黃鸝狸奴》，也有近似的圖像傳承。

2. 菊花狸奴

⁵⁸ （明）倪岳，《青谿漫稿》卷9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青谿漫稿 二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十集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1），卷9頁12。

⁵⁹ （清）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頁33。

⁶⁰ （宋）謝維新，《古今和璧事類備要續集》卷61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 247·類書類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），頁941-291。「貓筍貓笋新甜：江西。未出尖雪中土膏養。先先別得煮笋法，丁寧勿用醃與鹽，巖下清泉須旋汲，熬出霜汁生蜜汁，寒芽嚼作冰片，聲餘瀝仍和月光，汲菘羔楮雞，浪得名『不如來參玉版僧』。醉裏何須酒解，醒此羹一椀，爽然醒。大都煮菜皆如此，淡處當知有真味，先生此法未要傳，為公作經藏名山，誠齋《笋經》。」

⁶¹ 洪善杓，《貓雀圖》圖片說明，收錄在《國寶：韓國 7000 年美術大系》第十卷（日本東京：竹書房，1984），頁265。

⁶² 圖上題詩，見圖20所附局部。

菊花與貓的組合在《宣和畫譜》中未能見得，可能這樣的組合在宋代並不流行甚至是沒有。倘若收藏在台北故宮的王淵《畫花卉卷》為元代真品，貓與菊花可能在元代時已被組合在一起，其王淵畫中有一狸奴在菊花叢中嬉戲。筆者確信，至少到明代時貓與菊花的組合已常見，台北故宮所藏的明宣宗《花下狸奴圖》【圖 21】即有一對狸奴在菊花旁；另外，明代倪岳《青溪漫稿》的〈四時貓四首〉中的最後一首：「猙猛狸奴乳虎同，菊邊高臥飽霜風。養威好作他時用，一舉須令鼠穴空。」⁶³ 可以見得狸奴與菊的組合，在明代時以貓捕鼠除奸意涵，配合菊花有「國士的才情，國士可以在危難之間被授命」⁶⁴ 等典故，使菊花與貓的組合有著良臣相將、直言進諫的意涵在內，也無怪乎明宣宗《花下狸奴》圖上乾隆題詩會引蘇東坡的「養貓以捕鼠，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」典故以及有「拒讜言」等字眼。⁶⁵

在沈振麟《耄耄同春》冊中，貓與菊花的組合所具有的政治意味已經由《菊葵狸奴》一幅取代，《菊花狸奴》由於圖中有蝶，其祝壽意味被突顯出來。⁶⁶ 圖中的貓為金絲褐色，《貓苑》曰：「金絲褐色者尤佳，故云金絲褐色最威豪。《相貓經》。漢按：褐黃黑相兼之色褐而帶金絲者，名金絲褐，誠所罕見。」⁶⁷ 金絲褐色貓在畫中逐蝶，貓與蝶的組合暗指著「耄耄」長壽。而菊花本身在中國人心目中為壽命的象徵，屈原服傳說有延長壽命作用的荊地（即楚地，屈原為楚國人）菊水：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，夕餐秋菊之落英。」⁶⁸ 旨在求輔體延年，漢文帝《與鍾繇九日送菊書》：

歲往月來，忽復九月九日，九為陽數，而日月並應，俗嘉其名，以為宜於長久，故以享宴高會。是月律中無射，言群木庶草無有射，而生至於芳菊紛然獨榮，非夫含乾坤之純和，體芬芳之淑氣，孰能如此，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，思食秋菊之落英，輔體延年，莫斯之貴。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。⁶⁹

菊花能延年益壽的聯想自漢以前即有。相較於《水仙狸奴》，《菊花狸奴》特

⁶³ (明)倪岳，《青谿漫稿》卷9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青谿漫稿 二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十集》（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1），卷9頁13。

⁶⁴ 黃永武，(1976)，頁33。

⁶⁵ 乾隆於《花下狸奴》的題詩：「湖石秋花庭院間，一雙狸奴據茵跽，不為登局亂碁盤，何弗捕鼠坡翁訕，分明寓意於其間，而乃陳郭拒讜言，責人則易責己難，復議此者何能刪。戊戌新秋月御題。」

⁶⁶ 在此感謝周芳美老師提點畫中特別畫出蝴蝶必是直指「耄耄」。

⁶⁷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頁14-15。

⁶⁸ (漢)劉向編輯，《楚辭》卷1，《離騷經》章句第一離騷，收錄在《文津閣四庫全書·集部·楚辭類·別集類》第354冊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），頁3。

⁶⁹ (唐)歐陽詢，《藝文類聚》卷4，收錄在《藝文類聚 一百卷》（台北：新興，1969），頁152-153。

別畫出蝴蝶，是希望觀者將此幅重點放在祝壽。

3. 蘭蕙狸奴

相對於竹與菊，梅與蘭可能是為湊齊四君子而與貓搭配組合。《蘭蕙狸奴》圖中的兩貓嬉戲，可能得力自「戲貓圖」的傳統，如：台北故宮的明人偽宋人《戲貓圖》【圖22】，再經過沈振麟巧思加以改變，值得注意的是畫中貓雖然尾巴上揚即將要打架的樣子，卻非屬「犬貓圖」的傳統，「犬貓圖」一類多為貓在椅子或石頭上，狗在下面吠叫的情景，如【圖23】與【圖24】，分別為宋代與明代的「犬貓圖」，足見《蘭蕙狸奴》與「犬貓圖」傳統不同處。

4. 紅梅狸奴

梅花以在冬天開花為特徵，以破寒之姿為嚴冬帶來一絲春意，「梅正是春的代表」，⁷⁰ 因此梅花與狸奴被放在此冊的最後一頁，有破冬春曉的巧思。貓在冬天好睡，宋元時已有詩人將睡貓與梅花連結，表達冬天懶散的意象，如宋代范成大（1126-1193）〈習閒〉詩云：「習閒成懶懶成痴，六用都藏縮似龜，雪已許多猶不飲，梅今如此尚無詩。閒看貓暖眠氈褥，靜聽鴉寒叫竹籬，寂寞無人同此意，時時惟有睡魔知。原批梅今如此尚無詩，亦標致可掬。」⁷¹

而梅花因不畏風寒，歷久彌堅，「使人有了『久』的聯想」，⁷² 並且「梅具『元、亨、利、貞』四德，象徵著萬物創生的無限生機，其堅毅不屈的生命力，正是世人一心嚮往著。為此之故，梅花成了世人眼中的壽命象徵。」⁷³ 梅花既然為長壽的花卉代表之一，因此放在名《耄耋同春》的經摺冊裡，顯然也為祝壽居多。

畫中貓兒以悠哉的姿態蜷曲，正面示人，讓我們聯想到沈周（1427-1509）《寫生冊》中的肥胖墨貓【圖25】，但沈振麟改掉沈周貓兒的撕牙裂嘴，以悠哉閒適的姿態、雙腳安放在石上，彷彿是向皇上恭謹行跪禮。⁷⁴ 筆者認為沈振麟應有受到沈周貓畫影響，畢竟在沈周之前筆者未嘗見到有人以此姿態畫貓，且沈周畫中所繪的貓種為有攔截紋的貓，此貓也有攔截紋。《貓苑》節錄《相蓄餘編》：「貓有攔截紋，主威猛；有壽紋，則如八字；或如八卦，或如重弓重山，無此紋，則

⁷⁰ 黃永武，（1976），頁 24。

⁷¹ （元）方回，《瀛奎律髓》卷 23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 114》（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），頁 247。

⁷² 鍾宇翫，（1990），頁 61。

⁷³ 鍾宇翫，（1990），頁 57-58。

⁷⁴ 貓兒彷彿在行跪禮的姿態，感謝周芳美老師指點。

懶[閹]無壽。漢按：攔截者，頂下橫紋也，主貓有威，猶虎之有乙也。」⁷⁵ 此頁為冊中最末，旁有「臣沈振麟恭畫」字樣，臣如乳虎，心悅臣服於聖上，畫中貓而正面而恭敬得向皇帝呈此作品，並不為太過的想像。

綜上所述，雖竹、菊、梅等，特別是竹與菊都有與貓連結的其他意象，但可能是借力使力。梅蘭竹菊因其花期與傳統的歌頌，使他們在中國人心中有別於其他花卉，被視為君子的代表。也因他們多半有與壽命連結，在此以取長壽的吉祥語置入冊中，同時凸顯了四君子不凡的地位。

結語

沈振麟的《耄耄同春》無論是題材或材質皆有其特殊之處，材質上選了佛經常用的黑地紙、裝裱方式為經摺裝，無論其畫心是否為羊腦箋，在黑地紙上繪貓、花、蝶等過去被認為非主流的題材，甚為奇特，可見在當時清廷此冊相當被看重。筆者認為可能是為祝壽祈福而特地繪在黑紙上，並採佛經常用的摺裝，使貓與蝶都置於一漂浮空間，加強呈祥表示。

在題材方面，雖有沿用過去貓圖傳統，卻因歷史流轉意涵改變，以及被沈振麟或是清廷喜好加以改造，在貓與花卉的搭配上不僅組合變得多樣，背後的意涵也不同於以往。筆者盼能以沈振麟《耄耄同春》冊出發，觀察中國貓圖像的流變之冰山一角，從宋朝《蜀葵遊貓圖》影響到日韓的圖像典型，到明代宮廷充滿政治意涵的貓花圖，最後清朝多為祝壽呈祥、服從聖德的貓圖像，其中有延續傳統之處，亦有創發新意，從而逐漸脫離了宋朝宮廷樣式的典型。

⁷⁵ (清)黃漢，《貓苑》卷上，頁16-17。

參考書目

古籍文獻

1. (漢)劉向編輯，《楚辭》卷1《離騷經》，收錄在《文津閣四庫全書·集部·楚辭類·別集類》第354冊，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。
2. (東漢)蔡邕，《蔡中郎集》，收錄在《四部備要·集部》，台北：台灣中華，1966。
3. (唐)歐陽詢，《藝文類聚》，收錄在《藝文類聚 一百卷》，台北：新興，1969。
4. (宋)陳思，《海棠譜》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44》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。
5. (宋)謝維新，《古今和璧事類備要續集》，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247·類書類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。
6. (元)陳基，《夷白齋稿》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夷白齋稿 一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九集·集部·別集類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9。
7. (元)方回，《瀛奎律髓》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114》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5。
8. (明)徐浦，《謙齋文錄》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四集·集部六·別集五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3。
9. (明)汪珂玉，《珊瑚網》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124·藝術類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3。
10. (明)高濂，《遵生八牋》，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遵生八牋 六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九集·子部·雜家類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79。
11. (明)倪岳，《青溪漫稿》收錄在王雲五主編，《青谿漫稿 二》，《四庫全書珍本十集》，台北：台灣商務，1981。
12. (清)張祥河，《小重山房詩詞全集》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1513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13. (清)彭蘊章，《松風閣詩鈔》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1518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14. (清)梁章鉅，《樞垣記略》，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史部·職官類》第751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15. (清)祁寯藻，《饒飢亭集》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別集類》第1518集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5。
16. (清)楊鍾羲，《雪橋詩話》，收錄在《叢書集成續編204》，台北：新文豐，1989。

17. (清) 郭則澐,《十朝詩乘》,收錄在《中國史學叢書·續編50》,台北:台灣學生,1976。
18. (清) 沈初,《西清筆記》,收錄在《西清筆記》,北京:中華,1985。
19. (清) 汪灝,《廣群芳譜》卷46,收錄在王雲五主編,《廣群芳譜 中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68。
20. (清) 彭定求等奉敕編校,《御定全唐詩》卷183,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363·總集類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83。
21. (清) 彭定求等奉敕編校,《御定全唐詩》卷475,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366·總集類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83。
22. (清) 彭定求等奉敕編校,《御定全唐詩》卷869,收錄在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集部370·總集類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83。
23. (清) 卞永譽,《式古堂書畫彙考》,《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·子部134·藝術類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83。
24. (清) 陶樑,《紅豆樹館書畫記》,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子部·藝術類》第1082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。
25. (清) 勞大輿,《甌江逸志》,收錄在《叢書集成新編95》,台北:新文豐,1985。
26. (清) 吳錫麟,《有正味齋集》,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詞類》第1725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。
27. (清) 朱彝尊,《曝書亭集》,收錄在《四部叢刊·正編 81》,台北:台灣商務,1979。
28. (清) 黃漢,《貓苑》,收錄在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第12冊,北京:北京,2000。
29. (清) 王初桐編,《貓乘》,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·譜錄類第1119冊,上海:上海古籍,1995。
30. (民國) 徐世昌《晚晴簃詩匯》卷89,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總集類》第1631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。
31. (民國) 徐世昌《晚晴簃詩匯》卷188,收錄在《續修四庫全書·集部·總集類》第1633冊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。

專書

1. 劉芳如,《書畫裝池之美》,台北:故宮,2008。
2. 黃永武,《中國詩學—思想篇》,台北:巨流,1976。
3. 安輝濬編著,《國寶:韓國 7000 年美術大系》第十卷,日本東京:竹書房,1984。
4. 王孝廉,《花與花神》,台北:洪範,1983。
5. 上海書畫出版社編,《國寶在線—狸奴小影》,上海:上海書畫出版,2004。

6. 鈴木敬，《中國繪畫總合圖錄》，東京：東京大學，1982。
7. 小川裕充、戶田禎佑，《中國繪畫總合圖錄 續編》，東京：東京大學，1998-2001。

期刊

1. 李滢，〈如意館畫士沈振麟及其御容像〉，《文物》2012年04期，頁75-82。
2. 李滢，〈同治、光緒朝如意館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2005年6卷，頁99-115、159-160。
3. 李滢，〈晚清宮中畫家群：如意館畫士與宮掖畫家〉，《美術觀察》，2006年9月，頁100-102。
4. 羅媛媛、范雯睿，〈清代如意館繪畫教育〉，《大眾文藝》2011年18期，頁42。
5. 板倉聖哲，〈伝毛益筆蜀葵遊猫図・萱草遊狗図をめぐる諸問題〉，《大和文華》100期，1998年8月，頁28-37。
6. 麥書璋，〈葵與蝶的愛戀情思——戴進《蜀葵蛺蝶圖》研究〉，《議藝份子》第17期，2011年9月，頁1-13。
7. 劉振林、戴思蘭、王爽，〈中國古代蜀葵文化〉，《中國園林》25卷1期，2009，頁75-78。

碩士論文

1. 鍾宇斐，《詠植物詩中吉祥觀初探》，國立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，1990。
2. 江凱弘，《六朝詠植物詩研究》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學系，2007。
3. 鄭芷芸，《中國花神信仰及其相關傳說之研究》，國立台北大學民俗藝術研究所，2007。

網路資源

1. 故宮的書畫檢索資料「清沈振麟畫耄耄同春 冊」條目：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System/View.jsp?type=1&ObjectID=15285>（2013/6/16瀏覽）
2. 巨幅名畫展：<http://www.npm.gov.tw/exh100/oversize10004/cht_select.html>（2013/6/16瀏覽）
3. 故宮數位典藏——畫貓名品集錦：
<<http://www.npm.gov.tw/da/ch-htm/prospect04-b-2.html>>（2013/1/13 瀏覽）

圖版目錄

【圖1-1~1-12】沈振麟，《耄耄同春》冊，清，黑地紙設色，摺裝，每幅28.5x32.9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《巨幅名畫展》

<http://www.npm.gov.tw/exh100/oversize10004/cht_select.html> (2013/6/16瀏覽)

【圖2】沈振麟《耄耄同春》冊木盒與外觀。圖版取自：《書畫裝池之美》，頁134-135。

【圖3】沈振麟《耄耄同春》冊〈紅梅狸奴〉與對幅灑金箋。圖版取自：《書畫裝池之美》，頁132。

【圖4】無款，《萱花乳犬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3.6 x 24.5公分，河北省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中國繪畫全集6》。

【圖5】(傳)毛益，《蜀葵遊貓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5.3 x 25.8公分，日本大和文華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海外藏歷代名畫3》。

【圖6】(傳)毛益，《萱草遊狗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5.3 x 25.7公分，日本大和文華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海外藏歷代名畫3》。

【圖7】無款，《秋庭乳犬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4.2 x 25.4公分，上海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中國繪畫全集6》。

【圖8】無款，《犬戲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4.5 x 24.5公分，遼寧省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中國繪畫全集6》。

【圖9】無款，《雞冠乳犬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4.5 x 25.5公分，河北省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中國繪畫全集6》。

【圖10】錢選，《忠孝圖卷》(局部)，宋，紙本設色，卷，42.2x264.5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故宮書畫圖錄16》。

【圖11】(傳)毛松，《麝香圖》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1.1 x 22.1公分，東京國立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E 國寶

<http://www.emuseum.jp/detail/100845/040/000?mode=simple&d_lang=zh&s_lang=zh&word=%E9%BA%9D%E9%A6%99&class=&title=&c_e=®ion=&era=¢ury=&cptype=&owner=&pos=1&num=1> (2013/5/5 瀏覽)

【圖12】(傳)南宋魯宗貴，《戲貓圖》(*Hollyhocks and Cats*)，明，絹本設色，頁，23.2 x 18.1公分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。

圖版取自：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官方網站

<<http://www.metmuseum.org/Collections/search-the-collections/60022562?rpp=20&pg=1&ft=cat&where=China&pos=19>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13】(傳)狩野雅樂助，《松に麝香猫図屏風》，室町時代，紙本設色，六曲一隻，160.1 x 348.8公分，美國波士頓美術館藏。

圖版取自：美國波士頓美術館官方網站

<<http://www.mfa.org/collections/object/civets-pine-tree-birds-and-flowers-25931>>

(2013/5/5 瀏覽)

【圖 14】沈振麟，《十二月花神圖》〈水仙山茶〉，清，紙本設色，頁，27.2x33.4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書畫檢索〉
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System/ShowImage.jsp> (2013/6/16 瀏覽)

【圖 15】明人（舊傳周文矩），《仕女圖》，明，絹本設色，軸，180.9 x 102.1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數位典藏—畫貓名品集錦〉庫存頁面 <http://tech2.npm.gov.tw/da/cat6_2.html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 16】沈銓，《老圃秋容圖》，清，絹本設色，軸，159.3x70.5 公分，日本靜嘉堂文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海外藏歷代名畫 7》。

【圖 17】八大山人，《貓石花卉圖》，清，紙本水墨，卷，34x217.5 公分，北京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《故宮博物院藏珍品全集—四僧繪畫》。

【圖 18】和齋 卞相璧，《貓雀圖》，朝鮮（17世紀末），絹本淡彩，軸，93.9 x 43 公分，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國寶：韓國 7000 年美術大系》第十卷。

【圖 19】王淵，《畫花卉卷》，元，絹本設色，卷，32.3 x 247.9 公分，台北故宮收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數位典藏—畫貓名品集錦〉庫存頁面

<http://tech2.npm.gov.tw/da/cat6_1.html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 20】金農，《墨戲畫冊》〈貓竹圖〉，1754 年，紙本淡彩，頁，28.6 x 23.8 公分，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官方網站 <<http://www.metmuseum.org/Collections/search-the-collections/60006797>>

(2013/6/16 瀏覽)

【圖 21】明宣宗（朱瞻基），《花下狸奴圖》，明，紙本設色，軸，41.5 x 39.3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數位典藏—畫貓名品集錦〉庫存頁面 <http://tech2.npm.gov.tw/da/cat4_1.html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 22】佚名，《宋人戲貓圖》，明，絹本設色，軸，139.8x100.1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數位典藏—畫貓名品集錦〉庫存頁面

<http://tech2.npm.gov.tw/da/cat5_2.html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 23】佚名，《寫生四段》(局部)，南宋，絹本設色，卷，每段 9.3 x 16.6 公分，上海博物館藏。圖版取自：《中國繪畫全集 5》。

【圖 24】商喜，《寫生》，明，絹本設色，軸，84.6 x 61.8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書畫檢索〉

<http://painting.npm.gov.tw/npm_public/System/ShowImage.jsp> (2013/1/13 瀏覽)

【圖 25】沈周，《寫生冊》〈貓〉，明，紙本水墨，頁，34.8x54.5 公分，台北故宮博物院藏。圖版取自：〈故宮數位典藏—畫貓名品集錦〉庫存頁面

<http://tech2.npm.gov.tw/da/cat5_1.html> (2013/1/13 瀏覽)